

《小王子》的作者圣修伯里曾说：“每个人都曾经是小孩子。”童年是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。不同的人，经历过不同的“六一”儿童节。昨日，记者采访到“60后”到“00后”五个年代出生的人，由他们来分享自己回忆中的儿童节，来看看哪些细节、哪些桥段能勾起你最美好的童年回忆。



李娟儿和弟弟。 被访者供图

家住美的翰城的杨女士，感受到重返童年的快乐。记者 谭筱



梁菁曾特意搜寻记忆里的小零食，她说这是难忘的味道。

小学四年级的莫多和小伙伴们一起过儿童节。 被访者供图



## 80后： 两块钱的快乐你想不到

1985年出生 讲述人：梁菁

跟辛苦劳作了一辈子的父母及祖辈不同，出生于80年代中期的我，可以说是搭上幸福列车的一代。既不用像爷爷奶奶一样操心“口粮”问题，也不用像父母一样，早早走进社会，而是安心在教室里学习。

我是南方公司的厂子弟，那时候的童年是无忧无虑的，没有补习班，忙于养家糊口的爸妈给了我们最大的自由。我们住在“筒子楼”里，一层有8户人家，左邻右舍都是在同一个厂子工作的叔叔阿姨，有时爸妈加班忙不赢，我就经常“蹭”饭吃。作业也是自觉完成，很少要大人操心。

每天放学后，就是我们的集体玩乐时间，只要一声呼唤，各个楼层的好朋友就鱼贯而出，甚至旁边楼栋的孩子也会加入。弹玻璃球、跳格子、跳皮筋、滚铁环……

都是我们的拿手好戏。就连一块普通的泥巴地，也能成为我们划分楚河汉界、争夺地盘的游戏场，一玩就是好几个小时。最爱玩的游戏是跳皮筋，一次比一次跳得高，能侧手翻的女孩子总是队伍里的“王炸”，记得有一次，我还把鞋踢飞了，被好朋友嘲笑了好几天。

当时觉得成为少先队员是个无比光荣的事，成功入选后每天都要戴上红领巾，举着“让”字的小牌子排队回家。那时候流行“大大”牌口香糖，伙伴们比赛谁吹得更大，还有味道怪怪的无花果、用奇小无比的勺子挖着吃的酸梅粉、越搅越稀的麦芽“转转”糖……千奇百怪的零食现在还回味无穷。

六一儿童节那天，父母一般会给我们两到三元钱，我们几个同龄的小孩子一下子就成了小富婆。大

家聚在一起，每人买一样零食，而后你一口、我一口，互换地把小吃摊上的东西吃个遍。2毛钱的老冰棒、5毛钱的小浣熊干脆面、1毛线的果丹皮、5毛钱的“泡泡胶”……终点绝对是糖画摊，锅里煮着冒着细碎小泡的红糖，左边摆着转盘，十多钟动物各占一格。每当指针转动，我们的心也揪了起来，心里默念“龙、龙、龙”，一旦梦想成真，小伙伴的欢呼声好像要把天都捅个窟窿。

哪怕到了现在，我们都已为人父母，儿时的趣事仍津津乐道。那些孩童时光，真实而美好。

## 60后：变着法儿自己找乐

1962年出生 讲述人：谭平

在我们那个年代的儿童节就是参加学校的班级歌咏比赛，或是看一场电影，搞一次劳动。

上世纪60年代的中国，老百姓们都在为解决温饱而努力奋斗。不过，作为家里排行最小的孩子，我吃的苦头要比哥哥姐姐们少得多。

童年时期，在南方的小村庄里，我时常和小伙伴奔跑在广阔的田野里，放鸭子，放牛，抓田鸡，在小河里捞鱼……这些都是我们那一代孩子都会的技能，也为我们的童年增添了不少乐趣。

那时候，家庭条件都不算好，吃肉更是奢侈的事。我和小伙伴将抓来的田鸡或河鱼拿回家，还能改善一下家里的伙食。在我的印象里，童年虽然清贫，但依然有着简单的幸福，人特别容易满足。

想要一件“的确良”衬衫是

当时最奢侈的愿望。生活在那个时代，拥有一件崭新“的确良”衬衫，即使算不上时髦新潮，但起码是一个“洋气”的象征。那时到了夏天，男孩们都热衷白色的“的确良”衬衫，下摆扎在裤腰里。女孩们都是用“的确良”面料做的小碎花裙子，带里衬的白裙子走起路来裙角飞扬。

如今的孩子，物质条件丰富了，但未必有我们那个年代的小孩快乐。童年已经远去，但我依然保持着一颗童心，爱运动爱书法，时常信手拈来诗词佳作。童年的经历一直激励着我，“生活再苦，也要快乐。”

我们这代人，基本上处于“放养”状态。父母只要我们平平安安遵纪守法，他们就满足了。儿童节也没什么特别的，“一支笔算是很贵重的礼物了。”

## 70后：童年没有手机

1975年出生 讲述人：李娟儿

圆圆的脸蛋、甜甜的笑容、悦耳的嗓音，舞台上的李娟儿熟练地念着报幕词。当演出正式开始，台下的同学、老师和家长们热烈地回应，处处洋溢着欢乐的氛围。

童年时候的舞台十分朴素，但参与演出的孩子们都很热情，一个个顶着红脸蛋，吸溜着嘴，生怕把口红擦掉了。我当时是在茶陵县氮肥厂子弟幼儿园读书，记忆里，每逢“六一”，都会举办文艺汇演，到了那天，大家会描眉画眼上台演出，蛮有仪式感的。

六一儿童节带给我的是一种不同以往的新鲜和期盼。尤其是从“六一”以后就算夏天，就可以穿裙子了，想起这些，仍然觉得很美好。

在学校的操场上，女孩们一边跳皮筋，一边随着节奏唱：“猴皮筋，橡皮筋，马兰开花二十一……”两根漂亮的麻花辫跳跃飞舞。

直到现在，我还非常清楚地记得，有一年儿童节，老师给我们每人发了一个本子，上边写着：一寸光阴一寸金，寸金难买寸光阴，这句话时常在我脑海中浮现，没有来由地记得特别清楚。

在我的记忆里，“70后”的童年没有游乐场、手机、电视，却是精神富足的一代。童年虽已遥远，记忆依然鲜活，那些单纯无忧的片段仿佛就在昨日。无论生活在哪个年代，童年都是最纯粹、最美好、最令人怀念的时光。

# 童年回忆：不同年代的「六一」

90后：从未忘记孩童时的稚嫩  
1992年出生 讲述人：莫多

如今，最早的一批“90后”已经步入了三十而立之年，而“90后”更像是一群“成年人”的儿童。我们承担着成年人的责任，同样也没有忘记孩童时的稚嫩。

灌篮高手、龙珠、哆啦A梦都走进了“90后”的童年，这些动画片就是“90后”小时候最喜欢追的剧。回忆起小时候的“六一”儿童节，学校组织的春游让我印象深刻。背上装满零食的小书包，在老师的带领下去公园疯一天，在我看来那就是人生最快乐的日子。

2001年，我读小学三年级，每到“六一”将近的日子，我会和其他小朋友一样，指着手指头数着日子盼着儿童节的到来。

小时候一到儿童节，学校还会给我们发零食礼包，每人一大袋。有冰袋、虾条、梅子棒棒糖……学校还会组织游园活动，会举行文艺晚会，每个班级都要上台表演节目。那时，我经常在班级表演手风琴，腰带上总是被涂得红红的，额头再点一点红，那是我12岁以前最骄傲的事儿。很遗憾，后来的特长生都被奥数、文化课所占据。

记忆最深的是去市中心吃肯德基，那时候觉得真是人间美味，还能收集不同的儿童套餐玩具。我们这个年代的孩子大多是独生子女，幸运地见识了很多新鲜事物，或许那份亲身体验新事物的满足感才是家长们送给孩子最大的礼物。

小时候喜欢的玩具，长大后还是会有意无意的去收集。我后来买了很多盲盒、乐高、手办来收藏。虽然早已挥别了童年，但看到这些盲盒、手办，就仿佛还能看见孩童时那个小小的自己。

短评

### 请慢一点 让孩子“透透气”

戴 凛

在很多成年人的记忆中，童年是丰富多彩的。比如在生活区里躲猫猫、在田埂边捉青蛙，或者捡一些铁丝做成火药手枪、滚着自制的铁环一路飞奔。在那时，似乎“各种玩”填满了童年的大部分时间。

然而在现在，这样轻松快乐的童年似乎已成为一种奢望。各种补习班、兴趣班，几乎占满了孩子们的生活。他们需要像陀螺一样，在各种写字楼和培训学校辗转。甚至连幼儿园的孩子们，每晚也要为英语、数学、识字、拼音而鏖战。

到底是什么，夺走了孩子们的童年时光？笔者认为，是家长们追求超前教育、“不输起跑线”的一颗心，让孩子们童年记忆只剩下无尽的练习，而高科技的电子学习设备则成为他们最熟悉的童年“朋友”。

亲子间因为学习压力，爱的呈现也越来越难，导致孩子接受不到父母的爱而冷漠疏离，而更像一个个体承担的工具。

当父母、社会把生存的焦虑放在孩子身上时，越来越多的孩子也开始出现“透不过气”的状态。比如近年来，青少年患有心理疾病的情况越来越明显，到大学后能有兴趣自主学习的则越来越少。

很多心理学道理告诉我们，童年对人的性格塑造是决定性的，对的一生影响至关重要。走得越快，那么幼小的灵魂真的能跟得上疯狂超前的脚步吗？

那么，我们现在是否让孩子成长的步子再慢一点，让他们拥有更多属于童年的记忆。当他们长大后，也能向我们成年人一样，感怀曾经无忧无虑、丰富多彩的童年。

## 00后：培训班连轴转

2009年出生 讲述人：马小跳

我是00后的“尾巴”，现在是小学六年级学生。你要问我的童年里，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，那就是各种培训班。

从幼儿园开始，妈妈就带我穿梭在各种培训场所里。小提琴、钢琴、架子鼓，全部试了个遍，美其名曰让我找找“音乐的细胞”；画画、书法的试课我也没少去，她的理由是培养我的文艺气质；可我最喜欢的机器人课，妈妈却在我升入四年级的时候，换成了作文辅导班，只因为好几次考试，作文扣分多了点。

哪怕到了现在，我还是保持着三个课外培训班。周六上午英语，下午舞蹈，周日上午还有作文培训，可以说是无缝对接。每个双休日，我除了要完成学校布置的作业，基本上就耗在培训班里了。

以往的儿童节，妈妈都会给我准备礼物，或者带我出去玩一玩，放松放

松。每当那时，都是我最高兴的时候，因为那天学校一般不会布置作业，妈妈也会协调好培训班的时间。放假那半天，我可以痛快地在游乐场里疯跑，在图书馆里看漫画书，甚至还可以玩一会电脑游戏。那一天，妈妈总是对我特别温柔，即不会让我多刷几套习题，也不会催促我早点休息。

我挺羡慕我的同学，他家有一个弟弟，天天都能一起玩。每当我做完作业时，天色已经黑了。正当我想歇口气，妈妈的声音又传来了，“儿子，有空再练练钢琴吧。”

妈妈说，下个学期我就是初中生了，要稳重、要收心。但是爸爸却偷偷告诉我，小孩子嘛，该玩还得玩。这个儿童节，爸爸答应带我去看电影，吃大餐，作为小学阶段最后一个儿童节礼物，我非常期待。



策划:刘佳 执行:潘筱 孙晓静



制图/王莹